

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七副碗筷》创作谈

□ 吴玉辉



报告文学《七副碗筷》讲述的是发生在福建东南沿海一段真实的抗战故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写这部报告文学，缘于儿时的一段记忆。小时候，我家斜对面有一处“破厝筒”废墟，那里满是瓦砾，还有烧焦的木头和点缀其间的野花。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村里老人们讲起当年日本飞机轰炸我们村的情景，当时我们村家家户户正准备过普渡节，忽然飞来了几架日本飞机，飞机在村子上空绕了个圈子，然后俯冲扔炸弹，炸毁了许多房屋。新街有一家七口人都被炸死了，那真是一场“血光之灾”啊！

我家就在新街。我想，那“破厝

筒”是不是这一家七口人被炸死的地方？这家还有后人吗？日本鬼子的飞机干嘛从大老远跑来轰炸这偏僻的海岛？还有，每逢家祭，奶奶、母亲总是多摆上七副碗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想解开这些谜团。

而促使我投入这部作品创作的，是缘于后来我对家乡抗战这段历史的了解。由于工作和创作的缘故，我接触了大量关于东山岛乃至闽南的抗战史料，这让我走进那段苦难而壮烈的岁月。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福建并不是抗战的主战场，除了福州保卫战、厦门保卫战，没有太多的战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福建最南端的东山岛，发生过三次惨烈的战斗。当时的福建《大成晚报》报道：“自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十月止，全省各县遭日寇蹂躏最惨烈为闽南之东山。”据统计，1938年至1944年间，日寇出动飞机127批次356架次，在这座200平方公里的海岛上，投下1361枚炸弹，平均每平方公里投下6.8颗炸弹。

东山岛面向台湾海峡，位于厦门、金门和南澳、汕头之间，也是东海与南海的接合部。当时，日寇占领了厦门、金门、南澳、潮汕，如果再占领东山岛，就能对我国东南沿海形成一条完整的封锁链，同时控制住台湾海峡。东山，这座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海岛，注定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

和全国一样，在闽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各界民众的同仇敌忾，中国守军的浴血奋战，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抗日洪流，不仅取得保卫东山战斗的胜利，还取得闽南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

在与日寇殊死战斗中，东山军民“人人以忠烈自勉”，只有战死，没有投降。日寇三次攻打东山，都被英勇的东山军民打下海去；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东山百姓宁愿死，也不给侵略者带路；在东山海域，还发生了盟军飞机与日本军舰的海空激战，东山渔民冒着危险，在风浪中拯救了命悬一线的盟军飞行员，并机智地把飞行员送出海岛；历经战争苦难的东山百姓，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捐献了一架“东山号”飞机支持抗日。东山抗战是闽南抗战、福建抗战、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一个缩影。

在民族危亡面前，东山人民与全体中华儿女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先辈用鲜血染红的山河，更值得今天的人们和后世子孙珍惜。

我意识到，作为一名东山籍作家，有责任把东山乃至闽南这段抗战

历史写下来。

我一直在寻找下笔的切入点。感谢我的母亲，正是她讲述的抗战期间发生在我家老屋的一段摄人心魄的真实故事，为我创作这部报告文学提供了切入点，并且有了《七副碗筷》这个书名。

于是，我以寻找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一家七口人为引子，抽丝剥茧，渐次展开了东山岛乃至闽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壮烈画卷。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我的母亲，我家祖屋，家祭时的七副碗筷，成了故事的组成部分，而“我”的采访追踪，成了连接故事情节的重要媒介。我试图通过这种“请跟我来”的带入式叙事方式，拉近读者和作者、作品的距离，同时避免故事情节的碎片化。

在创作过程中，我设置了几个悬念。贯穿全书的寻找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一家七口人下落的曲折过程，本身就是悬念。从“破厝筒”废墟，到古城下街的“七尸八命”，再到我家祖屋，我把揭开那场“血光之灾”的谜底放到书的最后。还有，寻找被盟军炸沉的日本军舰火炮的一波三折过程、黄山战斗中“死而复生”的“活烈士”许佛水的传奇经历，也充满悬念。这些悬念的铺陈，既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也激发着读者的探索欲望，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在书中，我力求揭示东山、闽南军民英勇抗战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我以中央红军东路军进漳、罗潮剧社、闽南红三团、乌山革命根据地为背景，讲述了党的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的巨大影响力、号召力。其中“一为祖，二为某（妻），三为田园，四为国士”的口号把保家与卫国紧紧联系在一起，震撼人心。书中还通过东山人民英勇抗击倭寇和葡萄牙、荷兰海盗的历史，支持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以及海岛民众对关公忠勇仁义的景仰，展现了融入东山百姓乃至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浩然正气和家国情怀。

出于巧合，东山岛的许多人文景观正好是抗战故事的发生地。我试图通过对这些人文景观的描写，烘托折射出东山人民的刚强气脉与动人心魄的神韵，见证这座海岛曾经的苦难与悲壮、血性与荣光。

书中还讲述了古城顶街姑娘阿珍与嵵崁山盟军观察站观测员艾德森的一段奇异的恋情，这段恋情是美好的也是融入抗战主题的。我希望通过这段描写，给沉重的故事添上一抹温暖的暖意。

在书写战争残酷惨烈的同时，我也注意描写人性的善良与悲悯。在书的最后一章，我写道：“东山抗战故事的最后一个被采访者是我的母亲。在老屋大厅，我静静听着母亲的讲述……我明白了，七副碗筷，一炷清香，是慰藉，是承担，更是一份来自

民间的善良与暖意。我的奶奶，我的母亲，我的弟媳，还有我们全家，是在用家祭的方式，慰藉死难者的亡灵，同时，也是对和平安宁的祈祷啊！”

最后，我以老屋在被日本飞机炸中之前，两个孩子的闽南童谣对答作为全书的尾声：“天顶一粒星，牛母牵牛婴，牛婴牵去卖，卖做钱，伞做米，春做粿，搓做圆，吃饱饱，跳上西公天，摔落下来捡到钱……”

这是两个幼小生命被毁灭之前发出的天真稚嫩的声音。我以为，这样的尾声是会触动人心的。

报告文学以纪实为本。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带着对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中英勇牺牲的先辈的敬仰，带着对家乡这方热土的深情，带着对作品和读者的虔诚，阅读了400多万字的抗战历史档案资料和相关文集、回忆录；多次深入到红军进漳纪念馆、东山博物馆、乌山革命纪念馆、诏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调研，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对相关史实进行认真核对；在有关同志的支持下，还收集到一批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从而，为创作这部作品做好了史料上的准备。

对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和历史遗迹，我尽可能到实地去调研去体验。我先后走访了漳州芝山红楼、诏安汾水关、乌山水晶坪、海澄港尾，走访了东山九仙山、嵵崁山、东门屿、南门湾、乌礁湾，还乘船来到兄弟岛海域——当年盟军飞机与日本军舰激战以及东山渔民拯救美国飞行员的地方。我深切体会到，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没有深入田野调查，对写作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矿工，躬着腰吃力地挖掘着家乡这方热土的文学创作矿藏，然后用心去冶炼。虽然是辛苦的，却是快乐的。

我想，如果这部作品出版后，能被读者所接受，对爱国主义教育有所裨益，我的所有付出都值得了。

创作谈

大名，不再是旧模样

□ 田国良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5年前，眼前，又浮现出那片广袤的土地——冀东南接壤鲁豫那一块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

这地方有个响亮的名字：“大名”。

1995年，根据国家扶贫办的安排，大名作为中央党校扶贫对口帮扶县，选派首批帮扶小组前往大名，我是三名小组成员之一。

记得那是一个早春二月的傍晚，我们风尘仆仆来到大名。

此后，人们就不时看到三个自行车骑士穿行于当地的村头巷尾、河畔堤坝。

大名河道纵横，数一数二的，有漳河卫河。一般以为，河南河北是针对黄河而命名，实际上，随着黄河改道离开河北，漳河已成为两省事实上的界河。漳河从山西和冀鲁边界款款走来，与同样从山西、河南飘然而至的卫河在大名并肩前行，然后，牵手东去。

看到眼前的漳河卫河波澜不兴，怎么也无法想象，600年前，就是这两条河流，一时间，狂傲不羁，竟然吞噬了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大名府。

《水浒传》有许多文字描写宋时的大名府，诸如“城高地险，堑阔濠深”“钱粮浩大，人物繁华”“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丈琳宫梵宇”。大名因“水汴”而扬名，“水汴”因大名而出彩。

小说家所言也并非凭空虚构，据说，宋代的大名府城，占地数十平方公里，人口上百万，作为陪都，被称为“北门锁钥”，御封“北京”，堪称繁荣。

我们重点联系帮扶的大街乡，正好就在当年被掩埋的大名府城废墟之上。初到大街，我会无由头地感慨：假如没有明代的那一次漳泛泛滥，也许我们脚下踩踏的就是一个繁华都市熙熙攘攘的商业街或步行街。然而，历史没有那么多假设，面对天灾，我们的祖辈往往束手无策。

何况，历史上，不仅漳卫肆虐，即使作为母亲河的黄河，也何曾消停？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黄河决口1590次，其中大的改道26次。

在大名，许多地名都带个“堤”字，诸如“万堤镇”“黄金堤乡”，当地人，这些地名都与黄河故道有缘。汉代以前，黄河一直从大名走过，东汉初年，曾经离开，后来，又回来了。黄河最后一次告别大名，是南宋时期，此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黄河走了，她给大名留下的是漫长的黄河故道，是一座座高大的沙丘——黄河的沉积物。一遇大风，一座几米高的沙丘，一夜之间可以移动几米、几十米。一些处在风口的人家，半截门窗都会被沙土掩埋。开车从沙荒地帯经过，刮在车窗上的沙土会像暴雨一样倾泻下来。因此，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谚：

大风沙落如下雨，

小风沙起冒黄烟，

沙丘随风自动滚，

遍地青苗全吹干。

卫河把大名分作两半。卫东属黄河故道，是沙荒或沙质贫瘠地；而卫西是大面积的苦水区和盐碱地，那水，又苦又咸又涩；那地，远远望去，白花花一片，像霜像盐。

此外，各种灾害和疾病也不时光顾这块土地，如旱灾、水灾、风灾、蝗灾、冰雹、霍乱、出血热、脊髓灰质炎、氟斑牙。

大名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谋生计，自然事倍功半。

因此，大名，作为全国重点贫困县，1994年，全县农民年人均收入才547元，其中，有31个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元，有4个特困村，年人均收入不到200元。

最贫困的家庭，住的是破旧低矮的房子，只有猫着腰才能钻进去，一伸手几乎就可以摸到屋顶。室内昏暗，凭借从狭小的门窗里漏进的些微光线，才能看清楚屋里的陈设：用砖头垒就的炕头铺一张破旧的草席，草席上有一堆同样破旧的棉絮；炕边，用几块砖头简单支起的灶头坐着一只缺了边的铝盆，铝盆里煮着半盆玉米糊，锅台上还有半碟咸菜——这是全家的晚餐。院子里的一头山羊是全家唯一有较高价值的财产。

这些贫困家庭，几乎都有一个不幸的故事：或者丈夫遭遇车祸，或者妻子生病住院……

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几乎都与学校无缘。即使一些孩子有幸走进了教室，那也只是以一种名不副实的教室：用几块砖头垫起一块木板，那就是课桌；用颜料在墙上涂黑一块，那就是黑板。有的校舍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师生们只好挪到室外上课。

于是，中央党校尽其所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帮助联系项目，引进资金，治沙造林；打深水井，解决灌溉和饮水问题；援建希望小学，解

决上学问题；修筑公路，解决交通问题。

一年后，又是一个早春二月，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大名，将帮扶接力棒交给了第二批帮扶小组。以后连续多年，中央党校对大名的帮扶从未间断。

25年过去了，现在大名情况如何？

当地干部告诉我——

去年5月，大名正式摘下贫困县帽子，这一年，全县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4979元；

当年住在破旧低矮房子里的最贫困的家庭，如今已搬进扶贫安置点；

卫东黄河故道，如今绿树成荫；

卫西盐碱地，如今压采地下水灌溉；

孩子们上学，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

另外，还建了大名湖公园、护城河景观、明城景观、森林生态园、石刻博物馆等一批休闲健身、观光娱乐和历史文化景点。

大名人说，如今的大名，不再是旧时模样。

我想，大名的变样，得益于外力，也得益于内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原社长）



这条风雨无阻
这条跋涉征途
这条路浸透汗水
这条路凝聚拼搏
这条路希望所在
这条路惠及千家万户
啊，这就是小康之路
新时代收获文明富庶
啊，这就是腾飞之路
绘就一幅宏伟蓝图

这条路几代脚步
这条路铺满幸福
这条路闪耀初心
这条路创造奇迹
这条路共圆梦想
这条路诠释中国速度
啊，这就是特色之路
追梦人续写鸿篇巨著
啊，这就是复兴之路
无愧于一个伟大民族

关世辉

（作者系辽宁瓦房店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歌词征文